

主 编
副主编

邹德忠
卿后云
李敏善

4-5

懷

素

章

書

金

集

鄒德忠題



冶金工业出版社

冶金工业出版社
一九九六·北京

主编

邹德忠

副主编

卿启云

李敏善

懷素草書全集

邹德忠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素草书全集/邹德忠主编.-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
ISBN 7-5024-1762-1

I. 怀… II. 邹… III. 草书-书法-中国-唐代 IV. J29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942 号

出版人 卿启云(北京沙滩嵩祝院北巷 39 号,邮编 100009)

外文印刷厂印刷;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16.75 印张;256 页;1-4000 册

38.00 元

前言

怀素（公元七二五——七八五年），字藏真，唐朝僧人。原姓钱，长沙人。书学张旭、颜真卿，尤善狂草。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怀素草书遗迹流传至今，没有疑义的只有《小草千字文》、《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藏真帖》、《客舍帖》等，对其他各帖，从宋至今，多有异辞。总之，现归在怀素名下的遗迹有真有假，但即使是假的，也是高手所为。故此我们将归于怀素名下的作品尽量收集齐全，并辑录了关于怀素及其书法的文字资料，以供书道朋友及书法爱好者学习、研究怀素书法艺术之用。

本《全集》中引用了何清谷先生在《怀素草书的研究与欣赏》中有关《四十二章经》及《秋兴八首》的考证材料。在《全集》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图书馆赵海明及缮本馆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还征得四川华泰新系统设计研究所的同意，收录了他们编印的《谭帖》上的怀素三行遗迹。取前两字命为《正嘉帖》，辑录其中，以求其全。在此一并感谢。文中关于怀素身世和作品的分析，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一九九五年七月

怀素

怀素草书在唐代就誉满江岭、声动京洛、从遗留下的诗文记载看，他在当时掀起一阵不小的书法热潮。李白《草书歌行》说：「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说：「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大人王公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师挥洒兮，不可弭忘」。他的草书得到从地方到中央的高官显宦、名士乡绅的一致颂扬。当时诗人名流：李白、任华、钱起、戴叔伦、王邕、张谓、马云奇、苏涣等四十余人写诗赞颂他的狂草艺术，把他的狂草推崇到出神入化，冠绝古今，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宋明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对怀素的草书更是顶礼膜拜，视若神明，珍如宝物。

怀素学书，孩提时期有伯祖惠融禅师开蒙，刻苦自励，有名乡里后，为成就宇宙大名，继又授业于堂姨表兄邬彤。他近学张旭，远承二王，复得颜真卿点拨开导，对笔法、意象、书法创作的源泉诸问题进行了深究精研，窥得书法三昧。他终生执着于书法，勤学苦练，笔冢墨池，蕉叶代纸，罄板皆穿，终使他的狂草达到了「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把张旭开创的狂怪恣肆的颠草，加以提醇雅化，使其达到既豪放洒脱，又儒雅俊迈的新境界。

怀素自南下广州拜谒徐浩后，即在张谓等达官显贵的推荐下西游上国，在京洛上流社会拜谒当代名公，遇观遗编绝简大开眼界。怀素墨洒粉壁，翰留王公大人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他得到了一番荣耀，享受了一番荣华。但好景不长，后来回乡宁亲境况就别如天壤了，钱起在送别诗里就预想到了「遥知神诵外，健笔赋闲居」。怀素回到湖南永州老家后，原来抬举他的官员、朋友因人事更迭、宦海沉浮等原因，大都离开了湖南，使他失去了依恃，加之他是出家之人无有妻室，不善理财，又因他嗜酒成性、豪饮无度，豪饮又费钱又致病，如此便使他的后半生处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这从他遗留的帖文里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困顿境遇。

「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刺……」
——《贫道帖》

「藏真自风虔，近来已四年，今蒙薄减……」

——《论书帖》

「吾自旦及今食啖苦不下，非常闷闷，复在客舍，所求者并乏，加以年老，期汝等复得年月耳。」
——《客舍帖》

「常以忧闷为其劳也，冬熟将船取米物，必寄千斛乃可济也，药物十月内示采取之，还人不复耳。」
——《冬熟帖》

从上引文字可知怀素身患脚气、风疾，以致风废麻木已四年了，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刺，寺庙已不见容了，常住客舍中，年老体衰，求书索字的也不多了，经济来源接济不上，靠借贷度日，必冬熟后靠亲友筹措谷物清还人家。并采集药物供自己治病。这就是怀素晚年生活的概貌。

刺心的风疾，偏废的躯体使他痛苦万分，饭食难以下咽。满腹的辛酸无处与人叙说。在《秋风帖》中他向久别的老朋友痛叙道：「□比相遇，极慰积心，人情逼深，□江□事来甫尔，遂

不果款悉，□海□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郁结在心头的块垒，杯中的美酒消解不去，速疾如风的狂草也挥洒不尽。「人情逼深」的伤痛多么深巨！这心中不可排解的郁积是否就是他草书艺术所系的内驱力，或是他后半生声名不彰困顿潦倒的原因呢！这就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千古难解的谜。

此外我们从怀素遗帖文中还可以看到他学书的三个境界。在早期的《真书过钟帖》中写道：「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故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所为世之重以其能。怀素书之不足道，其言不虚也。」在《酒狂帖》中写道：「酒狂昨日过杨少师家，见逸少阮步兵帖，甚发兴也，颠素何可到此，但恨无好纸墨一临耳，比见献之月半帖内数行，遂与右军并驰，非后人所能到，一点一画便有新奇之法，此乃得钟繇弟子宋翼三过波藏锋法，酒狂见此遂大吐胸中冤耳。……」从以上二帖中，我们可以看到怀素早期谦恭勤谨，虚心向学的情景，这是他能成就为一个创出新面貌的大书家重要品质之一。

我们还从宋朝曹勋《跋逐鹿帖》中看到另一番风貌，跋中说：「怀素字画名唐中，盖用意甚笃，加以琢削磨励，会于瑰奇，故此帖自喜，至以所能欲逐鹿中原，则其自负岂此扛鼎，计旭闻之，不憚并驰也。赞曰：藏真书法，未视公卿，草圣欲来，以酒为兵，意并逐鹿，雄杰可矜，旭颠素狂，弄翰之英。」原帖原文都已失传，但从曹勋的跋语中我们可窥出怀素中年书学有成，声满湖湘，名动京洛便显出矜持自负，超越古今，不让于人的雄杰之心了。在我们找不到他晚年落魄的原因时，他的狂傲自负，未视公卿，赏识他的老朋友不在了，新的朋友结识不来，没有依托就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了。

再看他晚年风废薄减后所书的《论书帖》「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藏真自风废，近来已四年，近蒙薄减，今亦为其颠逸……」此帖是晚年所书，书风格调近《小草千字文》，从文意亦可断定此文为晚年所书。怀素一生「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其终老而穷年，疲敝精神而不以为苦……」少年时期得意于乡里，中年时期西游上国在京洛大出风头，晚年颠沛流离于客舍间，身怀绝艺，孤苦悲凉，贫病相加，更有「人情逼深」，对此落魄境况他悲愤颓丧已极，因此发出浩茫悲叹「为其书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者可深戒……」而这似乎是他给自己一生做的悲凉总结。那逐鹿书坛，岂止扛鼎超越古今的雄心豪情已荡然不存了。并告诫后来者从他的人生道路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太悲观了，他把自己取得的成绩又一笔抹煞了。怀素于六十三岁写完《小草千字文》以后，从史料上再没有看到有关他的记载，从《论书帖》上看他已风废四年了，大概不久即去世了。而《论书帖》中之语，亦可谓人之将死的善言了。

作为书法家的怀素的命运可说是一个令人叹惋的悲剧，但从艺术上说，他把狂草书艺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依此来说，他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功的者，是大可庆幸的。在这里我们引用王世贞的「千字文跋」作为小结是别有兴味的：「大此卷后有欧阳文忠公跋，知为公家物也，六一居士印章甚奇古，朱色若新，节跋语所谓，后人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老穷年，疲敝精神不以为苦，是真可笑也。意大不满素师，盖公方在两府刺促西厅掌故，故无暇究八法也。他日出镇颖许间，有诗云：「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更敢作此跋语否邪。借令素师不辨比行径，茶

毗秃颇复草木腐矣。六一何自知之，为之一笑。癸酉初秋，世贞书于九江舟中。」

王世贞是在笑欧阳文忠公，初不理解书画的真益，而嗤笑别人在书法上下苦功夫，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桩苦差事。到了晚年理解了书画的真益时，却又后悔岁月无多了。始终没把字写好，而被嗤笑的怀素，反倒成就了宇宙大名，因书法而不朽了。

怀素诸帖

「素师千文今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书固不少，然其笔法只是狂劲，故易伪作，以乏蕴藉耳，此帖据跋似亦疑其伪，然伪亦有佳，杨二山太宰雅好书画每向飞兔人曰，有假者持来，我买，真迹价重我不能买，然往往亦得佳者。」

明·孙矿《书画跋跋》

怀素草书遗迹流传至今的只有《小草千字文》、《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藏真帖》、《客舍帖》等没有疑义。其他各帖从宋至今大都各有异辞。认为不是摹即是临或是用其笔意书写的诗文。元张宴在《题食鱼帖》中就说「藏真书，多见四五十幅，亦皆唐僧所临，而罕有真迹一、二。」为给书法创作者、爱好者多提供一点可资学习的材料，我们也本着杨二山太宰「有假者持来，往往亦得佳者」的精神来辑录怀素的作品。以供读者学习之用。

关于怀素自书多本的记载，从《酒狂帖》的遗文里可以看到「……千文早晚纳去，俟杨生缚笔至可为也，……」在这里他又答应为人写一本千字文，这对他来说是轻易的事情，千字文是学书范本。当年智永写了八百遍，怀素恐怕写的也不会少。

怀素伪千文黄山谷早有发现，他在题跋中说：「予尝见怀素师自叙草书数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划刚木，此千字用笔不实，决非素师所作。书尾题字亦非君谟书，然此书亦不可弃，亚栖所不及也。」这即是说在北宋时期，高手伪作的假千文已充斥社

会了。现传千字文有两件，一为绢本《小草千字文》流传有绪，且有怀素落款，公认为晚年所书。二为《大草千字文》。与《小草千字文》相较用笔结字殊异，人们便生出种种怀疑，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然此书亦不可弃，亚栖所不及也」，高手所为，足可资为楷模。

关于自叙帖、宋米芾《书史》载「苏州邵元伯，中元之子，收苏沂所摹张颠《贺八清鉴帖》与真更无少异，又摹怀素自叙，尝归余家，今归吾友李鐸，一如真迹。」在米芾时即有苏沂所摹自叙一如真迹。此外还有摹本，请看文征明的跋语「藏真书如散僧入圣，虽狂怪怒张而求其点画波发有不合于轨范者盖鲜，东坡谓如没人操舟，初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邪，若此自叙帖盖无毫发遗憾矣。曾空青跋语谓世有三本而此本为苏子美所藏，余按米氏《宝章待访录》云，怀素自叙在苏泌家，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辑，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黑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空青又云冯当世本后归上方，而石刻为内閣本，岂即冯氏所藏邪，又此帖前有建业文房印及升元重装岁月，是曾入南唐李氏，而黄长睿东观余论有题唐通叟所藏自叙，亦云南唐集贤所蓄，则此帖又尝属唐氏，而长睿题字乃亦不存，以是知转徙论失不特米、薛、刘三人而已，成化间此帖藏荆门守江阴徐泰家，后归徐文靖公，文靖公歿归吴文肃，最后为陆冢宰所得，陆被祸遂失所传，往岁先师吴文定公尝从荆门借临一本，间示证明曰：此独得其形似耳，若见真迹不啻远矣。先师歿二十年始见真迹，回视临本已得十九，非特郭填故不无小异耳。昔黄长睿谓古人榻书如水月镜像，必郭填乃佳。郭填谓双钩墨填耳。余既获观真

迹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视吴本虽风神气韵不逮远甚，而点画形似无纤毫不备，庶几不失其真也，长州文征明识。」让我们再看一下孙矿《书画跋跋》载《文征明手临自序帖跋》「此帖乃征仲（文征明）手临，无但渴笔处钩勒入杪忽，尤更得其劲笔势，真不让唐人技……」

从以上两跋中我们看到《自叙帖》在明以前的收藏绪统，世传有三本，传承时断时续，题跋有存有失，已扑朔迷离了，又有两个石刻本，一为宋内閣本，一为明·文征明摹刻本。钩摹本则有苏沂本、吴宽本、文征明本三本，这样一共就八本了，但流传到现在只剩两本了，一墨本——《苏本自叙帖》，一石刻本——《蜀本自叙帖》。两本相参照，字形有的相仿，但笔意大相径庭。启功先生认为苏本「自首至邵周、王绍颜跋，皆出钩摹，此后杜衍以下诸跋，始为真笔，并无苏舜钦自跋，知非苏氏之卷，无论其为何人，钩摹精细圆转，实为钩魂摄魄之工焉。」而蜀本则有人认为是用软毫羊毛笔写的，自然就笔意不同了。而朱关田先生经过考证分析则认为自叙帖根本上就是唐时伪作。但不管临摹也好，作伪也好，都是佳者。

关于《圣母帖》，王世贞跋说：「唐元卿谓此碑为伪笔，可谓卓识，虽云匀美佳熟，却微带俗气，应是高闲辈书耳。……僧而书道家碑亦是异事。」此说确是实际情况。而董其昌又说：「怀素以《圣母帖》为最，胜《自叙》之狂怪怒张也。」董说亦一家之言。我们认为《圣母帖》也是佳构精品足资学用。

关于《醉僧帖》，明朝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载：「《李龙眠醉僧图，苏老泉书诗真迹跋》曰：『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在楮上，画上款云：李伯时画，此老泉先生书怀素诗，并仿其笔

法）最先所得乃从送酒之诗也，老泉山人学书垂四十年，每爱此诗，时时写之，不下数十张矣，龙眼李伯时因是诗遂作此画，颇能状醉僧之态，而老泉所书自成一种风格，所为二妙图耳。东村闲居，方外堂字彙书。」

董其昌也有《李龙眠醉僧图跋》说：「……此卷因老泉先生醉僧诗，伯时乃为补图，正所谓合之双美也，董其昌观于惠山舟次。」

以上两跋是跋者亲自观赏李龙眠与苏老泉合作的书画作后题写的，交待得清清楚楚，诗是苏老泉写的，但仿的是怀素笔法，那肯定还有怀素结体。现传为怀素作品的，能辨证清楚的恐怕就只有这一帖了。就是这一帖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也有人把它曲意说成是怀素的作品，因苏老泉仿的酷似逼真，确也让人实在真假难分。

怀素作品的真假成真，除上述苏老泉仿其笔意书写之作，事过境迁，后人无法辨识，而误为怀素真迹的，只是其中之一途。其二即是伪造谋利。明，詹景凤在《詹东图玄览编》中记叙一例便是。全文引如下：

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文、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观，恨甚。后十余年，见沈頌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怀，乃贗物尔。予惊问，沈曰：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双钩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伪。模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模讹拟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多以真跋

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为可恨。

后又二十余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京师。韩祭酒

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帖一卷，无跋，却是硬黄纸，

纸甚厚，宜不能影摹，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余

惊问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矣。予语以

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持去也。」

文中记叙了某子甲与文彭临摹了一卷为刻石用的自叙帖，以千金重价卖给了叫罗龙文的人，用以贿赂奸相严嵩。帖为双钩摹拓，钩勒入微，笔势圆劲，缀以当时名流题跋，即以伪冒真，骗索了高价。如没有沈硕说破，詹景凤还要以此遗憾终身了。但从中道出了怀素书帖造伪的一条途径。此外还有众多摹拓自用自赏的卷本，造自名手，出自名门，流传后世，当然也就被视为真迹了。

其三即是历代丛帖编辑中的讹舛。一九九四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拓本《谭帖》，把《正嘉帖》列在怀素名下，并定为元、柯九思的题识，曰：「唐僧怀素少放达不羁，饮酒醉后，挥毫随意作大小数百字，精妙入神，李白称为草书天下为独步，信不诬之。」又是宋拓，又有名家题识。

再看一九九一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清之际刊刻的《涿拓快雪堂帖》，则把《正嘉帖》列在高闲名下，不知编刊者何所据。

以上两丛帖，谁是，谁非？两者恐全非。而归于怀素名下的可能性最大的，因有权威的宋拓本和权威的柯九思的认定，做依据。

总之现归在怀素名下的遗迹有真有假，即使是假的也是高手所为，如吴宽、文征明、苏老泉，而非二、三流之高闲亚栖

所为。基于此我们把现存挂在怀素名下的作品尽量收集齐全，并冠以全集名目呈献给读者。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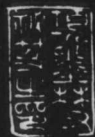
怀素·····	邹德忠
怀素诸帖·····	邹德忠
蜀本怀素自叙帖·····	(一)
苏本怀素自叙帖·····	(二四)
四十二章经帖·····	(五九)
东陵圣母帖·····	(一〇九)
小草千字文·····	(一二二)
大草千字文·····	(一四三)
藏真帖·····	(一七六)
律公帖·····	(一七七)
贫道帖·····	(一七九)
真书过钟帖·····	(一八一)
横行帖·····	(一八三)

食鱼帖		(一八五)
苦笋帖		(一八七)
客舍帖		(一八八)
桑林帖		(一八九)
冬熟帖		(一九〇)
醉僧帖		(一九二)
论书帖		(一九四)
正嘉帖		(一九七)
附 杜甫诗 秋兴八首		(一九九)
关于怀素及其作品的论述		(二二七)
关于怀素自叙帖的论述		(二三四)
关于怀素千字文的论述		(二三九)
关于怀素其余诸帖的论述		(二四四)
历代名人赞怀素草书		(二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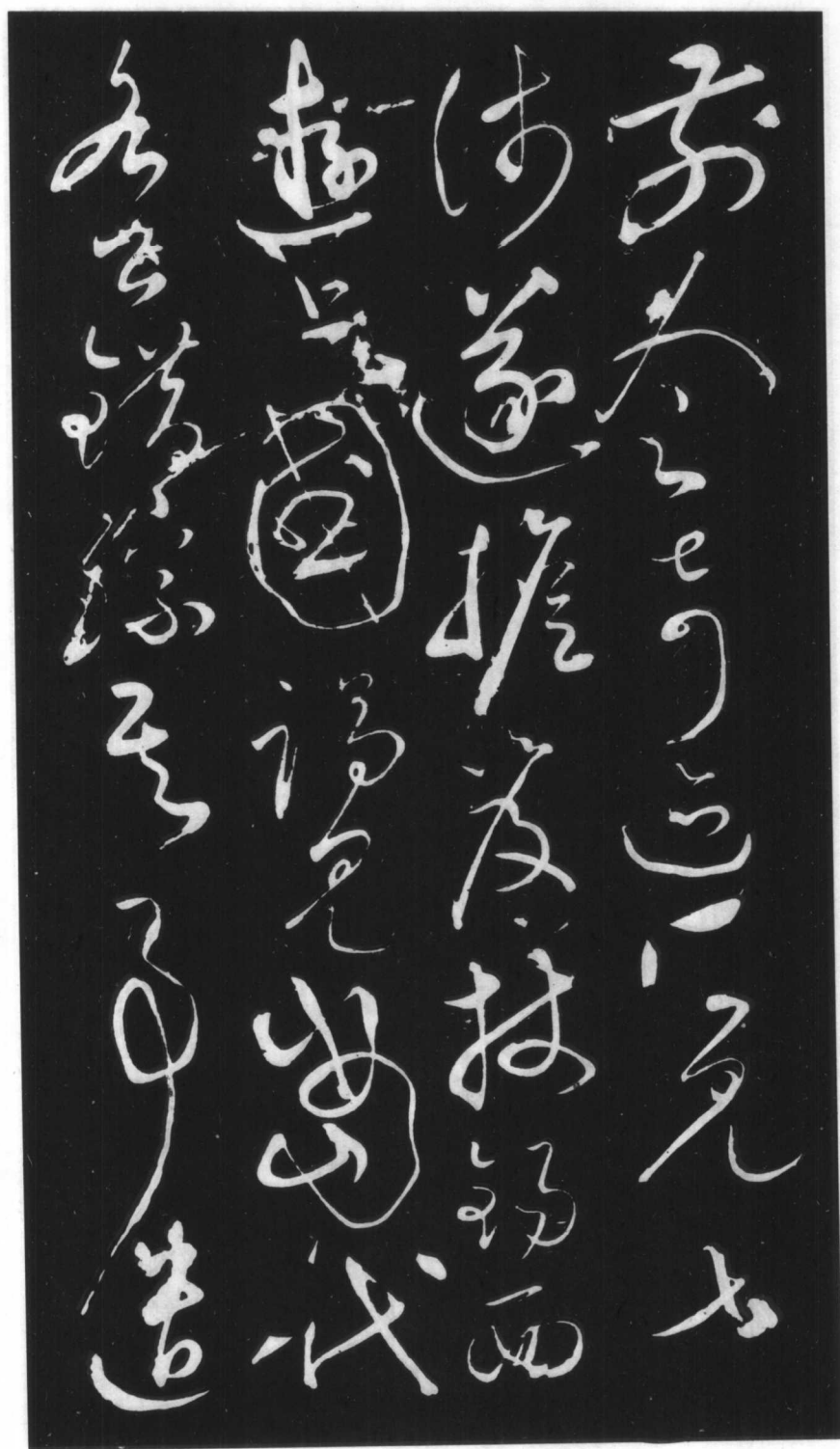


 惟素决出所心示子
 佛经禅之味一教好
 事犹然未始走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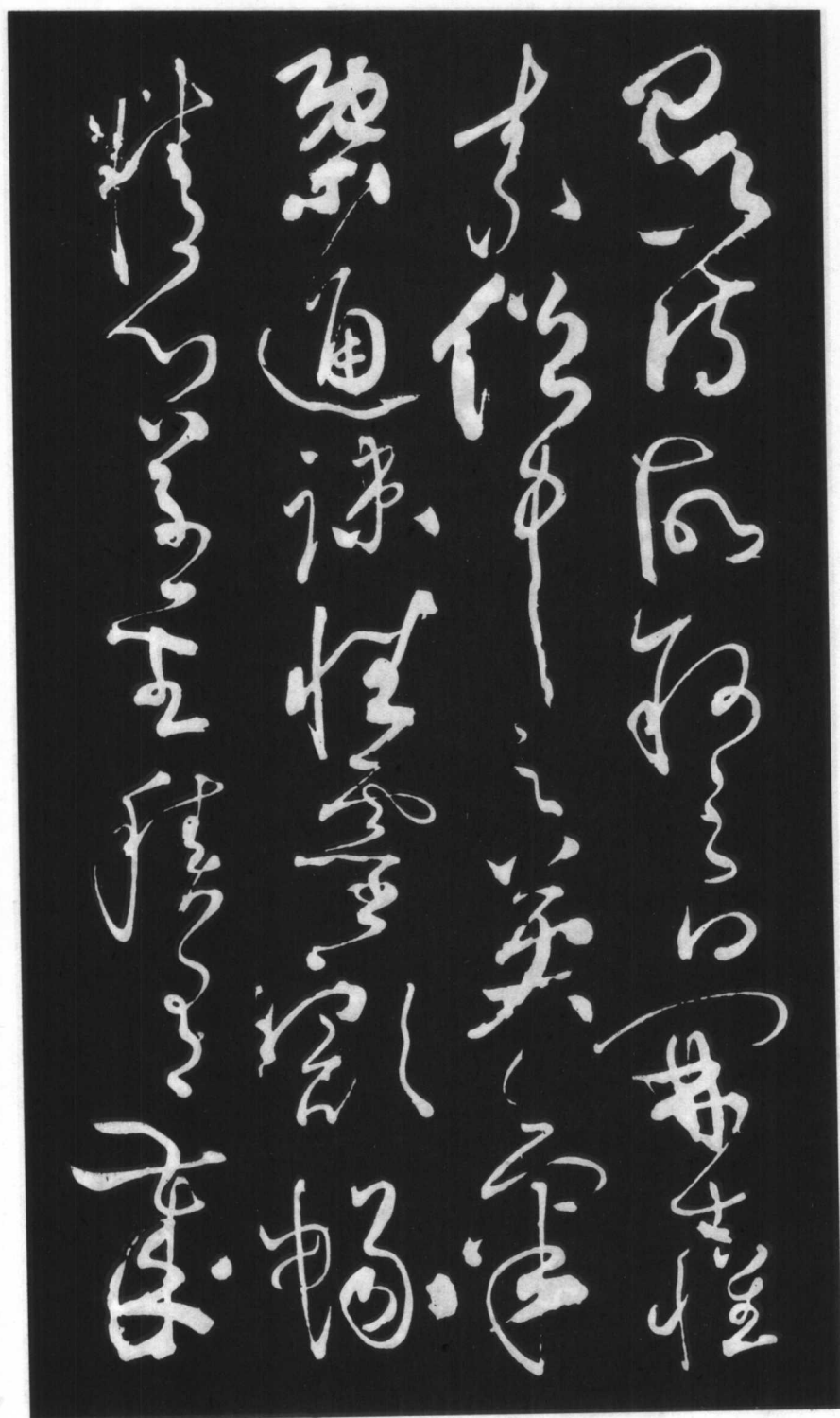
蜀本怀素
自叙帖

怀素家
 沙，幼而事
 佛。经禅之
 暇，颇好笔
 翰。然恨未
 能远睹



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籍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

刑部书家者
流精极笔法
水镜之辨，
许在末行。
又以尚书司
勋郎卢象小
宗伯张正言
曾为



歌诗，故叙
之曰「开士
怀素，僧中
之英，气概
通疏，性灵
豁畅，精心
草圣，积有
岁